

“黄高抽”记忆

最近,我在微信群里听人说要拍摄一部关于陕西省渭南市东雷抽黄工程的电影,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40多年前。

那时不叫“抽黄”,而叫“黄高抽”,是把黄河水引到陕西渭北的旱塬上,以利灌溉合阳、澄城、大荔、蒲城四县农田。

彼时,我正上中学。那年,我曾随家人去大荔完成生产队分配的“黄高抽”高干渠土方任务。目睹千军万马用扁担挑、用架子车拉的壮观场景,我更加体会到修建这一水利工程的艰辛与不易。

印象最深的是上高一那年的暑假,我被生产队队长派遣去乌牛“黄高抽”工地,支援正在进行的工程大会战。记得那时,去乌牛“黄高抽”工地是没有汽车

的,我们是一大早吃过饭后带着被褥,乘坐生产队安排的毛驴车去的。毛驴车晃荡了大半天,到快吃午饭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

我们的任务是往工地的机坑里运送施工用的水泥。100来斤重的水泥袋,别人能轻轻松松地双手各提一袋,或者用胳膊窝各夹一袋,而我双手抱着一袋水泥,走起路来都全身打颤,晃悠悠,感觉特别吃力,唯恐自己稍不留神跌倒在地。

工地上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晚上我们就住在就地搭建的帐篷里面,铺一些麦草打着地铺睡觉。我常常夜不能寐,耳边萦绕的是花脚蚊虫的嗡嗡声。白天吃饭,允许学生娃吃两个杠子馍,而我连一个也吃不下。喝的也是口味咸糙、混浊不净的水。

最令人难受的是我竟然水土不服,时不时地要呕吐上一阵子,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愈加虚弱,根本无法适应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生产队领工的人看到我实在吃不消,便把我换回了家。虽然只在“黄高抽”工地第一线待了短短的十来天时间,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步入花甲之年,心中一直有个愿望,想去当年自己奋战过的“黄高抽”工地走走看看,可一直没能如愿。现在听说要拍摄关于“黄高抽”的电影,内心激动不已。

东雷抽黄工程是一项福泽旱塬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我期待能尽快看到这部赞美普通劳动者的令人热血沸腾的电影。

赵学潮

儿时的“分餐制”

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汽车站工作,每月工资40多元,母亲打些零工贴补家用。我们兄弟姐妹6人有4人在上学读书,当年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母最愁的是儿女们的吃饭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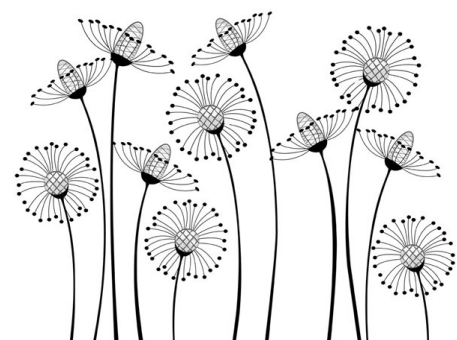
十来岁的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饮食上油水不足,那点粮食也只能吃个半饱。父亲白天上班,母亲打零工,常常是吃完中午饭后又干活儿去了,饭菜留在锅里。我们兄妹几个放学有先有后,先到家的先吃,最后回家的常常会吃不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母就想到了“分餐制”——提前把饭菜分好,并当场给我们立下规矩:你们几个放学有早有晚,回得早的吃饱了,回得晚的饿肚子,今后把你们的饭菜分开,一人一碗,各吃各的,不许吃别人的,偷吃别人的打手掌。

刚开始几天,兄妹们还能遵守规矩,不敢“侵占”别人的饭菜。有一天,我回家早,吃完自己的饭菜感觉还未吃饱,看到弟弟妹妹碗里的,忍不住又夹了些弟弟妹妹的饭菜。大妹回家后,看见碗里的饭菜分量没有平时多,连忙问我:“二哥,是不是你吃了我的饭?”我支支吾吾否认:“我才没有吃你的。”母亲刚好回家,不用问就知道是我干的“好事”。不过母亲并没有打我的手掌,而是对妹妹说:“没吃饱吧,妈妈给你两片红薯干。”

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到公社中心小学住校。我住校后,“分餐制”在我家仍实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有一次,大妹放学晚了,回家时发现自己的饭菜被大弟吃了一半,她气得哇哇大哭。下午放学后,大妹向母亲告状:“弟弟偷吃饭菜。”母亲也没有惩罚大弟,因为母亲知道大弟是没吃饱才偷吃姐姐的。母亲安慰大妹:“刚才没吃饱,妈妈再给你热一点。”其实,我们心里知道,饭的总量就这么多,我们多吃点,父母就得少吃点了。

当年的“分餐制”是不得以而为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我向5岁的孙女说起儿时的“分餐制”时,孙女颇感惊讶:“怎么连饭都吃不饱啊?吃零食呀!”孙女哪里知道,饭都吃不饱,哪有零食吃?当今的孩子们吃穿用应有尽有,心生疑问也就见怪不怪了。 陈燕炳



军营槐花香

初夏,槐花盛开。呼吸着带有槐香的空气,思绪又回到了那年的军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来到大连市金州区大山深处的驻军某部队任职。



一天早操跑步的时候,我隐约闻到了一股清香。旁边的战友告诉我,到槐树开花的时候了,这是槐花的香气。

之后的几天,槐花的香气越来越浓,每天早上出操或是晚上去查铺查哨,行走在山间的营区道路上,馥郁的槐花香气扑鼻而来,让人如醉如痴。

有一天,我们查岗到哨位,哨兵看到我们,忙不迭地上前报告。慌忙中,一个小本子从他的裤兜里掉落在地上。我们从地上拾起本子,打开一看,是士兵写的日记。只见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槐花盛

开了,真好!远看白花花,近看是槐花,香飘三五里……”

槐花盛开的季节,部队的炊事员们乐坏了。他们利用休息时间上山采集槐花,回来后用水洗净、控干,然后掺入玉米面拌匀,再上笼屉蒸熟。食用的时候,用特制的蒜汁为佐料,吃到嘴里清香、醇糯,味道美极了。槐花盛开的季节里,官兵几乎每天都能吃到这道美食。

军营里的槐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份独特的花香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徐国防

难忘的小根蒜

现在辽宁地区正是吃小根蒜的时候。我在农村长大,从小就喜欢挖小根蒜、吃小根蒜。

小根蒜也称野蒜,蘸酱吃格外爽口。小根蒜煎鸡蛋,算是比较讲究的农家待客菜肴。春寒料峭时,辽东山区的柳树尚未泛绿,田垄地头已有小根蒜迎风抖动,给荒凉的土地抹上淡淡的绿色。儿时的初春时节,农家窖藏的白菜、萝卜、土豆等过冬菜已经基本消耗殆尽,应季的小白菜、菠菜、韭菜等时鲜蔬菜又没长成,青黄不接,农家饭桌上多为咸菜大酱,单调乏味。因此,人们就靠食用野菜来弥补蔬菜的不足,挖小根蒜就成为了一项独特的农事活动。

挖小根蒜的主力军是各家的

孩子。我们五六岁起就上山挖小根蒜了,待太阳爬上山头,小伙伴们挎着柳条筐,手拿镰刀头,相约走出家门。到了地头,年龄最大者一声召唤,大家就分散沿垄沟行进,专门寻找茎粗叶长的小根蒜采挖。当有人挖出玻璃球大小的蒜头时,就会招呼大家过来看,众人聚拢在一起,抢在手心里议论品评。一阵欢闹后,继续寻找采挖目标。山沟的寒风吹在脸上,一阵阵麻痛,我们的两只小手冻得通红,但想到小根蒜的美味,我们还是执着地采挖着,直到满载而归。

不承想步入军旅十几年后,我竟然又和小根蒜结了缘。一天,我去设在山沟里的连队检查工作,看

到担负警戒任务的连队餐桌上只有白菜炖土豆,伙食十分单调。我问连队干部为什么不配备小菜调剂口味,连队干部的回答是山沟里条件不便,买不着食材。这时,我抬头看见周围连片的山坡,想起小时候挖小根蒜的经历,估摸着地里可能也长有小根蒜,我便叫司务长带上铁锹随我去探个究竟。走到那里,我一眼就看见了小根蒜,乐得连声叫好。我挖出一把,向司务长介绍儿时采挖小根蒜的经历和它的吃法。当晚的饭桌上摆上了小根蒜蘸酱,战士们吃得满口香辣,纷纷称好。

小根蒜丰富了我的童年,也丰富了山里战士们的餐桌。

李国选